

知天命后的一切

□一伴

那天正带着五岁的女儿玩，碰见一位退休的老领导。他问我：“你今年有四十岁了吧？”我说我今年整整五十岁。

惊讶、感叹了一番后，他走了。我却还在发呆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我五十岁这件事很让人惊讶吗？我也希望今年才四十啊，可这事老天爷也帮不上忙吧？我想了想，可能是因为我的小女儿才五岁的缘故，所以才让老领导惊讶、感叹的吧。我们这拨赶上可以生二孩政策的人，的确有些尴尬，不仅自己尴尬，孩子也尴尬。

有一次，我去参加幼儿园的亲子活动，发现同学们的爸爸，有的满头白发像爷爷，有的一脸稚气像哥哥，但这些人一律都被叫做叔叔。女儿已经学会看爸爸的

眼色，有时见到爸爸的熟人，她会听爸爸吩咐了该叫啥才好称呼，否则很容易叫错，乱了辈分。

本来，对自己相对年轻的长相，我还颇有几分得意。但一想到已经五十岁，我依旧很难淡定。孔圣人说五十岁要“知天命”，但我好像只会喊“天”，还不知道什么叫“命”——女儿才五岁，谁知道这个命会咋变——我何止是不知天命，甚至还有太多的惑，连四十岁的基本标准似乎都没达到。

比如这会我还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想，领导说我才四十岁，会不会是在变相地指我不够成熟、稳重？莫不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，使他不悦？一想到自己的工作，我更加悲从中来，这个年纪了，仍感觉啥也没做，又感觉

还能做点啥，只是自己能“拼”的时间似乎不多了，可供自己选择的机会也少了，可能马上就要被领导划归到“闲人”的队列，等着熬到六十，咔嚓一刀——退休。

几天后，还是在同一个人地方，我又带着五岁的女儿在玩。遇到另一位很久不见的同事，他跟我寒暄了几句后，问：“这是你孙女儿，还是……？”我说这是小女。

惊讶、赞叹了一番后，他走了，我又继续发呆。

他当年和我差不多同时到这个单位的，但比我大几岁，后来也没在一个部门，他应该不知道我脱单困难，结婚后要孩子也迟。而他现在都已经有了外孙。所以按他的逻辑推算，我的

庠鱼少年

□何万明

广东山水资源丰富，老家粤北客家山区的村子群山环绕，更有大小河流无数。20 世纪 70 年代末，我还在读小学时，农村山清水秀，河中常可见五颜六色的鱼儿，成群结队地穿梭游弋，乡亲们常在河里捕鱼，拿去换些油盐酱醋和笔墨纸砚。

大人们多在河里撒网，或者用一种像门帘一样的网状渔具（客家话叫“辣帘”）拦在河中间网鱼。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，最喜欢的捕鱼方式是应（音 hù）鱼，就是掏干水沟里的水再取鱼。

中午放学后回家，把书包随手一扔，叫上两三个小伙伴，大家就一起去应鱼。拿着锄头、铁桶、畚箕和脸盆等工具，一路小跑到村子对面山脚下的河沟边或是田野上，这里有用来灌溉农田的沟渠——应鱼选择地点是有讲究的，首先要有活水，不易污染；其次，水流要缓慢，否则堵不住水源；最为重要的，是一定要水草丰茂，鱼虾通常会躲藏在水草里，如果沟渠里一览无遗，鱼儿很容易看到我们，就会闻风而逃；另外，最好选择有涵洞的，泥鳅、黄鳝等喜欢钻在涵洞的淤泥里。

大家七手八脚地先在上游用泥巴、水草、石头筑个小型堤坝堵住水源，再在下游找个恰当的地方筑个堤坝，防止鱼虾逃窜。然后小伙伴们用脸盆轮流舀水。应水有技巧，利用动作的惯性，就没那么累，效率也高。应水过程中，必须随时观察上游堤坝有没有决堤危险，有的话就要赶紧加固，一旦决堤，就前功尽弃。

夜，断续凉蝉咽苦声。人已老，桂初荣，秋来总是故乡情”，就是这怀乡情绪的浓厚写照。

榄边村的文化联结着第一代出国的华侨们，而对于那些侨二代、侨三代们来说，这种无边连线依然存在，并持续呼唤着、勾起着沉浸在他们骨子里的血脉和记忆。

进入新时代，榄边也迎来乡村振兴的重大发展机遇。基于完整的历史风貌、集中的历史建筑等历史文化优势，榄边将整合各个自然村的优势资源，把 6 条自然村串珠成链，以侨址文化为核心品牌，开发与完善文化旅游、活动体验、民俗风情等旅游产品，同时加强各种历史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、发掘和整理，做好古祠堂、古牌坊、古庙宇的修缮工作，以留住历史、留住文物、留住故事、留住村落美学，打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教育基地，成为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新平台。

如此，为乡村振兴注入文化之魂，以乡村的振兴结合历史的传承，以历史的传承承载文化的振兴，以空间的有界打造文化的无界，让榄边无边。

《乡音》栏目欢迎投稿。稿件要求具有纪实性，以散文随笔为主，紧扣岭南文化。投稿请发至邮箱：hdjs@ycwb.com，以“乡音”征文为邮件主题，并提供详细个人信息。



听乡音《桂花白糍拜月娘》羊城派二维码

厉行节约 反对浪费

粒粒皆不易 不倒也不弃

